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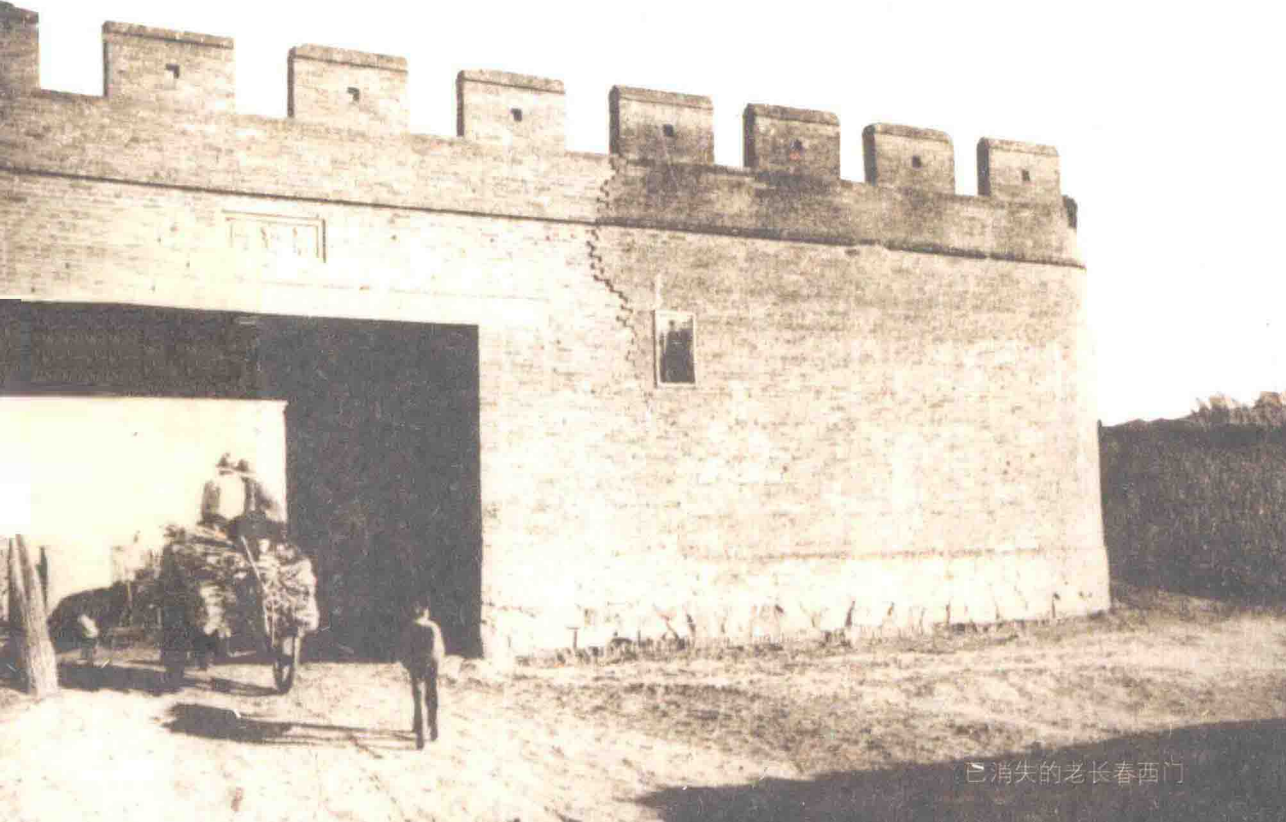
長春地理系列 II

陈锐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长春的

風
雪
月



已消失的老长春西门



陈锐「长春地理」系列 II



陈锐，自由撰稿人，长春市作家协会会员。

2004 年开始采写东北人文地理。2009 年出版《一个人的长春地理》。2012—2013 年再写长春——《长春的风花雪月》。

长春的风花雪月

CHANGCHUN DE FENGHUAXUEYUE

作者/ 陈锐

责任编辑/ 王丽娟

责任校对/ 王丽娟 装帧设计/ 张瑛 插画/ 郁子

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地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 130021

电话/ 0431-86037503 传真/ 0431-86037589

印刷/ 长春市日升印业有限公司

版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mmX1092mm 1/16

印张/ 18 字数/ 200 千

书号/ ISBN 978-7-80702-501-6

定价/ 50.00 元

目录

写在前面

第一章 夜色

我们从“当下”的夜色长春进入时间的隧道口,开启一场正史之外的风花雪月城事。

单行道 002

城市在人类交往方式的演变中从武力走向和平,并最终在和平中滋生各种事端,你站在哪里

渡口 006

城市也是一个渡口,时光和人群熙熙攘攘,那一场举世争端与巷陌离情,背影流离

奇迹时空 011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座孤独的城市。迎来送往

春天餐厅 016

自由大路 1270 号,《巷报》,不能忘却的记忆

圣马可酒吧 022

历史是一辆决然前行的战车,城市与建筑的“巧合”相遇,终会发生

钱柜 026

城市与人,想办法在这里看见自己

刘老根大舞台 031

艰苦劳作和聪明才智,能够战胜关东恶劣自然环境的一个例子,一种语言

第二章 街巷

街道是一个城市的经脉,也是历史的通道,记录人群走过时的各种样子。

新民胡同 036

什么时候它是长春的一部分,什么时候又不是

桃源路 041

关于它的名声,以及一些后来生活在那里的人

东盛路 046

它忽然变得很重要,这说明别处的空间越来越小

自强街 051

说了这么多,它其实只和一件事情有关系:民族自强

商圈的故事 055

桂林路重庆路红旗街

商埠大马路 059

一百年前它把长春老城和“附属地”连接起来,商贾云集

东风大街 064

在历史夹缝中,一个崭新国家一路蹒跚走来的样子

人民大街 069

城市中轴线,仿巴黎“香榭丽舍”大道而建,一百年间一直在延伸

自由大路 074

桥梁:渡口及船,季节与气候,专制和自由,过去到未来

日本桥通 079

从一座新桥的消失遥望另一座旧桥、一条百年老街区的时光流徙

第三章 屋檐

谁谁的客厅、谁谁的房间,以及一些不为人知的场所、建筑和故事瞬间带来的各种感念。

溥仪的客厅 085

每个人都是一个时代,这个男人差点让长春变成了永远的殖民地,但他的身上有着纯正的清室血统

电影的生与殁 090

这是个讲述电影生与殁的城市,关乎新中国第一个电影厂的“三宅”一生及至临终落泪

火磨的昨天 095

在某些方面,历史是一些人穿越时光的华容道。错综复杂

龙王庙小学 100

城市与河流,伊通河畔曾存在过的一个、两个庙宇……

学人书店 105

来到这里的人们始终相信能通过书来改变世界

悦来栈 110

一座城市,和一群星夜赶路的异乡人的故事

大陆科学院 红卍字会 114 116

鸣放宫 建国忠灵庙 118 121

沙俄领事馆 123

以及沙俄宽城火车站,和一条为侵略而生的中东铁路

第四章 背影

他们走过长春城的一些屋檐和巷口，只是你或许，不曾知晓。

完颜娄室 129

他是一座古墓的主人，不站在历史的左边也不站在历史的右边

清代学官赵伦德 134

嘉庆年间斗和珅，晚年辞官榆树村

婉容小姐 139

她，作为中国历史上“末代皇后”的那些遗留物。如烟人生

川岛芳子 143

她的叛国行径“永存史册”，她的身后事或成千古之谜

女匪驼龙 148

胭脂与枪声嘈杂，那个年代让她成为驼龙

高丕琨 153

历经晚清、民国、东北沦陷、伪满洲国、战俘营、新中国诞生与发展——我的“伪满秘书官”印象

梅娘 158

沦陷时期长春作家，伪满洲国亲历者，不该被遗忘的一群人

赫洵 163

中国版“越狱”，李大钊原碑文撰写者

第五章 公园

季节，以及各种场景的如何发生，它们大多都记得。

胜利公园 169

有史记载的，被强制拆迁开发建设的一块民田。一个大园

南湖公园 174

旧时光就像缝补一件历史的袜子。但它的确，美不胜收

杏花村 179

一个风月无边的地方，一个饱经战乱的地方

动植物公园 184

一个叫南岭的高岗，它所经历的历史事件，是不平等条约的必然产物

净月潭 189

城市最初的水源地，流经战乱和禁护……水知道答案

第六章 风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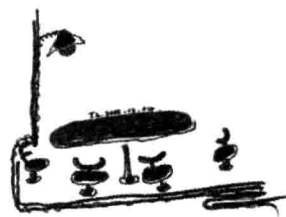
有一种风景叫“旧曾谙”，曾经那么熟悉，一直这样美好。

高跷 195
大头鞋 197
露天电影 199
爆米花 201
锅锅铜缸 203
炕席 206
泥火盆 208
烟袋锅 210
收音机 213
大鼓书 215
冰猴 218
灶糖 220
糖葫芦 222
黏豆包 224
供销社 226
马市 228
春节 230
游戏 234
小时候的那些行头 238
三寸金莲 242
知青 244
我的文艺启蒙录 247

附录

消失的长春镜头 252
上海路小楼/傻大爷庙/八大舍/红星剧场/于家大院/拖拉机厂
印象东北 260
——吉林、沈阳、哈尔滨、满洲里印象记
《一个人的长春地理》目录 274

单行道
渡口
音迹时空
吾天餐厅
吾马可酒吧
钱柜
刘老根大舞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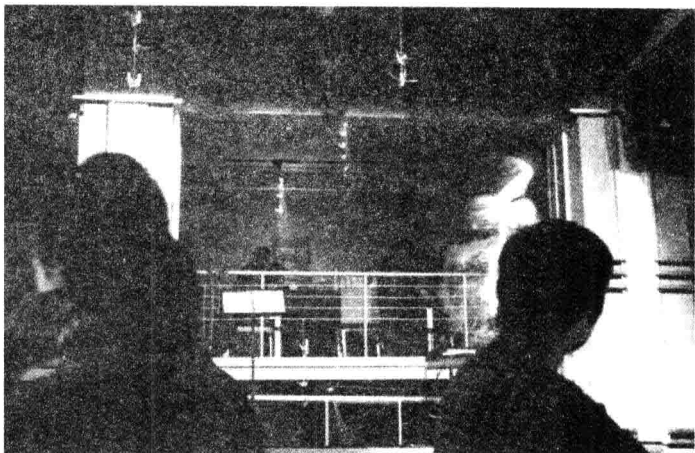


第一章 | 夜色

我们从“当下”的夜色长春进入时间的隧道口，开启一场正史之外的风花雪月城事。

单行道

城市在人类交往方式的演变中从武力走向和平,并最终在和平中滋生各种事端,你站在哪里



单行道 (摄影/唐戈)

我不老,也不太年轻,所以常常介乎新事物和旧习俗之间左顾右盼。我不喜欢夜生活,但喜欢夜色,因为经常有一股子一股子的灵感冒出,墨墨迹迹透着点貌似超脱凡俗的秉性。

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工作的原因,我与摄影记者走进长春的夜色。这让我除了正儿八经从史书中打量长春外,还从此长了一双穿越的眼。

单行道的夜,绵藏于一扇大铁门里,进门前要在狭窄的门洞前摸索墙壁上的“机关”叫门,一耽搁后背就被暗里裹藏的犀利的风打透。单行道是间酒吧,位于有着八十年历史的建设街上。这条老街眼下是单行线。顾名思义,单行线单行道,从单纯行走的概念上讲,是车辆只能朝一个方向行驶,可以有多条车道。而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城市酒吧,单行道有股人生哲理的味道,是说去那儿的都是单身男女。和一条老街比起来,“单行道”意味着一个新型人际交往时代的到来。



夜愈深，叫门声愈紧凑。人群醉态叠加，聚拢了来消散了去。

三个女人端庄坐于舞池边，装束整齐而考究，灯光一打璀璨得像演员。其中一个穿着雪白职业装，长发随意束起，格外风情。女人们点要酒水的动作仿佛锤炼了百年。她们很快进入到人们的视线，转眼间桌上摆满了追逐者的纸鹤。角落里，一个男人孤独而专注地看着舞台上的表演，眼睛的余光却有意无意也照顾到三个女人。女人们矜持着，仿若只来谈谈心，更仿若成竹在胸。但见三两成群的男人渐次前往又渐次离开，只有孤独男人神情依旧。一只纸鹤“飞”到他面前，“长”着洁白翅膀的吧员颌首示意职业装，那边低下头埋起神色，孤独男人并不急于回复纸鹤，只和吧员说了句什么。职业装掩藏不住的失落，抖抖衣襟理理头发。吧员走过去，递上一杯可乐，说明含意，女人神采起来，抬头遇见孤独男人的目光。男人很快加入到三个女人中间，喝酒聊天，貌似无主题变奏……转瞬间座上便少了一双。

我是个煞风景的人，看到这里打了个哈欠，收工回巢。不是不解风情，而是动了穿越之念。三十岁之后，我的穿越性思维把我搞的精疲力尽。从单行道离开，我脑子里冒出一句话——“从本质上来说，我们所有现代人的行为都带有前人的基因。”不牵强，和平年代下超直接的人际交往方式，因赖于我们祖先曾有过漫长的战争战乱史，尤其长春这座不太老也不太年轻的城市，在两百年间有过一段十四年的伪满洲国历史，够典型够标志性。要客观体验单行道里的人群交往“神色”，需要渗透些城市发展的进程和性格，这关乎人与人交往方式的时光演变。

今时今日，长春与其他城市一样形成了很多一体化的面相特征。从共性上来讲世界必定朝着多元一体化的趋势发展，从差异性来讲我认为在不了解一座城市的前提下一猛子扎进它的夜色清晨里，势必有着看山非山看雾非雾、先入为主置身世外的隔离感，而这些差异你甚至不以为然。

长春周边最早关于人群出现的记载是榆树人，如果放到一个故事场

景里，大抵是——远古年间，荒蛮之地，林海雪原，野兽成群，人际罕见，鲜有田园，僻静处小有生息……后因人口膨胀，争夺资源和土地，爆发部落和国家之间的战争。中国有史记载的第一场战争是牧野（今河南地界）之战，发生在公元前一零四六年周武王与商纣王之间，最后周武王胜，商纣王逃回朝歌自杀身亡。

故事可长可短，因为华夏五千年，因为时光稍纵即逝。截取的这一盏战火，是想说明人类交往史上，和平相处只是昙花一现的珍贵瞬间，战争从来无可避免。长春也是一样，市区东十余公里的石碑岭，有一处金代墓地，相对于墓地荒草凄凄的场景，我更愿意说起墓主人完颜娄室生前的那些生动战事。

完颜娄室，一生跟随四主，驰骋沙场，参加了几乎所有金攻辽侵宋的战争。长春，是完颜娄室厉兵秣马、游牧狩猎的地方，因而亦被选做他死后的长眠之地。一一三零年，石碑岭完颜娄室墓地落成。七十年后，郭靖杨康“被出世”。再七百八十三年后，八三版《射雕英雄传》开播，罗文甄妮的歌声叙事娓娓动听，“靖康之变”、北宋灭亡在剧集中一一复现……似乎今时今日作为汉族集居地的长春，只能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对应出我们与历史的关系和距离。

战争的硝烟，一波又一波，及至清代柳条边的出现。为确保大清“龙兴之地”风水不变，防止满人汉化，清王朝入关后于东北地区修建一道边墙。长春市区的柳条边遗址位于新立城长春厅旧址旁。遥想当年，各族居民进出边门生产，须持有证明，从指定的关卡验证，否则便是“私入禁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经济、文化在发展，人群在交融，封禁界线渐被突破，到了乾隆年间如一七九二年，柳条边已形同虚设——长春尽管依然处于“封禁状态”，属蒙地一游牧草原，然而，手搭凉棚，已人烟稠密，村落集市自成。一八零零年，长春厅设立，这是清代开国以来在蒙地设立的第一个地方政权。此一节点顺应历史发展潮流，说明人群具有可融



合性的繁衍特征，也即除了战争，会有更多更好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和争端。但是没有战争又几乎是人类历史上不可能的事情。

一八六五年，长春官府为抵御“马傻子”农民起义军的攻打，在原来宽城老城的基础上，挖域壕，修城垣，设城门。经此战事，长春初见了城镇模样。农民起义推动了中国历史踏步前行，东北农民站在渗透民间的“国境线模糊地带”，又遭遇了形迹可疑的“老毛子”。

“雨水下在我们土地上，也下在你们土地上；我们有两只手，你们也有两只手；我们土地上生长万物，难道你们的土地上就不生长？为什么来抢我们的！”老电影《傲雷·一兰》中，面对伪装成商人的沙俄侵略者，傲雷·一兰的爸爸愤怒地说。二十世纪初，沙俄割占中国东北，长春铁北至今还留有那一时期沙俄宽城附属地的痕迹。

不仅是“老毛子”，日本人也进来了。长春人民蜗居在长春老城商埠地内，小心过活。战争在家门口继续上演，发生在两个入侵者之间，最终日本胜出。二战爆发之时，长春已作为日本殖民统治下的伪满洲国“首都”多年。一九四五年光复后，长春又经历八年国共内战以及解放后的各种恢复与重建，当然也绕不过新中国历史上的三反五反、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革”、上山下乡……

当下，这是个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年代，就像油价脏话门透出来的那股子老百姓眉宇间的无奈，就像“膝盖体废话诗杜甫很忙皮鞋很忙”这样的阵风一阵阵霜打你的衣襟。城市在人类交往方式的演变中从武力走向和平，并最终在和平中滋生各种事端，你站在哪里？也许一切无需答案，人生也是单行道，怎样走走向哪里记住些什么风景破译些什么密码何时何地得到些怎样的开悟和救赎都不是你和时代的问题，是时间的问题。

渡口

城市也是一个渡口，时光和人群熙熙攘攘，那一场举世争端与巷陌离情，背影流离



渡口（本文摄影/唐戈）

午夜时分，霓虹灯下，桂林路长庆街那扇沉静的人家门前，渐渐停起了打尖的出租车。一个老外打开车门，独自走过来，走进去，木板门吱呀作响。

一九九七到二零零七，渡口酒吧，停泊十年，夜灯长明，阴晴不误，只为等待那些背影模糊或疲倦归来的人们，诠释知遇之恩。青春是一场不散的记忆，这间渡口一直在。

进门，依旧是那个晃晃悠悠的弯吊桥，木地板颤颤微微，本色的方桌，航海的物什，陶土的灯罩，粗麻绳、向日葵，再以及角落里荡着秋千的座位，十几年间似乎一直闲那么一两桌。过道尽头，罗大佑的大幅海报，“思考者”坐于马桶上的厕所标识，都还在。那个孤独但不寂寞的老外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坐在各色皮肤中间。他说他这些天努力回想前些年在这里认识的一个女孩，他想起她的容颜，她的习惯动作，她的沉静而温暖的笑。但老外却怎么也想不起她说过的任何一句话。当记忆沉淀成一部无



声的黑白影片，所有人都成了沉默的观影者。

渡口的老板我叫赵哥，很低调，礼数周全。有熟人来了，过去递杯酒然后悄悄走开。“风花雪月的诗句里我们年年的成长……”有一种光阴的故事，拂去尘埃仍旧历久弥新，我们称之为永远。夜深人静，人群渐次散去，留下木板门吱呀作响，门外的出租车相跟着启动，载走渡口一拨儿又一拨儿的相聚与离别。

城市也是一个渡口，熙熙攘攘，时光和人群，那些散发着举世争端与巷陌离情的记忆，都记录在过往身影当年走过的暗夜里、街道旁。

截取几个点，体验这座城市裹着人潮的历史泅渡——用游泳的方式游过时光的大河。

因为近十年的坚持记录，“他们”后来变成了和今天的我相遇的故事主角。

那个在我眼里和梁思成一样倔强坚毅严谨治学的学者、东北史学家于泾老先生，扶着轮椅给我找他的《长春史话》：就出这一辑，身体不行了，还有很多没整理。书中记载，一九五二年，长春城的最后一座老城门——东门拆除了，后来我一度认为，那是城市和历史连接的最后一个码头，我追着它的身影试图回到过去。“去现场转转吧，趁现在（二零零四年），还能遇到一些上岁数的人（记得）。”于老说。

年久已不很平整的东门里路，不再有旧城的任何一丝痕迹，除了一群扎堆儿的老人。

一个忘记问姓名的胡须长者说：五十年前，东门一拆，仿佛一夜之间什么都不记得了，但那些城门是真实存在过的，长春老城像一座废弃的房子，丢在我们这些上年纪的人的记忆里。我听了好不忧伤。

而不远处六十八岁的张秀琴，那一刻正站在南关大桥（今长春大桥）桥头，心潮澎湃，谁一和她搭话就噼里啪啦掉下泪来。没有人能理解她那么走来走去一上午一下午甚至连着好几天是为什么，然后一拍脑袋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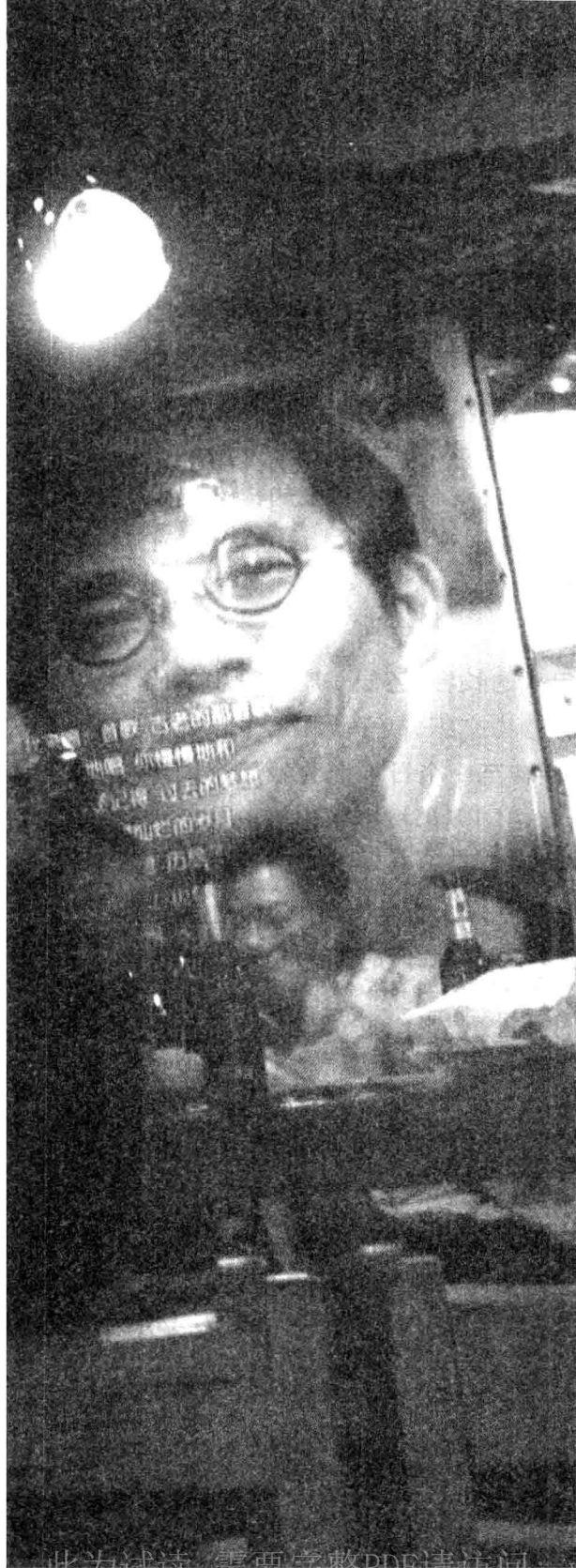
到：“八成是大桥要拆的缘故”。

张秀琴给我看几日前他和老伴在桥头拍的照片，她说这是当年（一九四八年）长春围困时，她们一家人出城的卡子，“一辈子都忘不了，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当年就是国民党（六十军）的士兵，只要上了桥，脚一迈过去，国民党就没有权利管我们了。从这座桥上过去，是新华印刷厂，再往乐群街方向去，就是解放区。”

二零零四年三月十日，南关大桥爆破拆除，新的长春大桥开始修建。这是伊通河上最具有转折点意义的现实与历史、发展中的城市内与外的通道，其他的桥梁都无法替代，包括自由大桥——因为它在城中央，但它在记录国民党进城后的学生暗战环节占尽了天时地利，所以凡事物都有合适的位置和时机。

在张秀琴出卡子的那些日夜，长春城另一个重要关卡红熙街（今红旗街），站着前“满映”当红演员张奕，“打算把妻子和孩子送出去，然后去沈阳转道北京的叔父家”。然而想是这么想了，三天后家人捎回信来，称在“三不管”地带卡住了根本出不去，身边都是死人。从某种意义上讲，围城期间的“通道”只是一个物理概念。张奕算是“水性”好的一个，满头大汗，骑着自行车城里城外的





通融，费尽周折，最后一家人总算又都回到城里……熬到了一九四八年十月十八日长春解放。六十年后的二零零八年，在长春天融养老院里安度晚年的张奕对我说，他是个“自由散漫”的老人家，一生经历太多，晚年需要清静，所以没和孩子们住在一起，养老院的鸟儿是他的伙伴，春去秋来，说着话就把自传写了出来，藉由这些文字，仿佛回到了人生的起点时光。老人于那一次见面后没多久就过世了，我在接到他的保姆打来的电话时看了看季节，一句话都没有说，因为属于一些人的时光已不再。

每一次相聚与分离，每一段成长与过往，都是我们生命之舟的渡口。渡口酒吧以及时光渡口里的城市，就是你我的传说，也是人群成长的传说。

这城市的成长，还经历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移民，即长春事实上在伪满洲国期间被日本人作为可上岸栖息的渡口，寄予各种期待和把持——包括平民的迁徙。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七日，日本